



摘 要

陶渊明(约 365 年—427 年),东晋末期南朝宋初期诗人、文学家、散文家。他是中国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田园诗派第一人。

在本文第一章中,将着重陈述本文的立意,提出陶渊明所作的田园诗,并非全是纯碎的田园诗,他的大部分诗文中都韵含着对生命哲学感悟和思考。同时简述现代作者对陶渊明诗文及思想的研究成果。并对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作出阐述及解释。在本文的第二章,作者对东晋末年的社会及政治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指出当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于是弃官归隐,躬耕自食,去探索生命的真谛,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诗文,其实就是追寻生命意义的一个杰出表现。在第三章中,本文以陶渊明的诗文对他的哲学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入仕为官是他的初衷;鄙弃官场是他的节操;淡泊明志是他的追求;躬耕田亩是他生活的保障;琴书诗酒是他的生活情趣;固穷守洁是他归隐意念的巩固;知天乐命是他人生的真悟。这就是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体现出来的隐士情怀。通篇读来,归去来兮辞如同一道桥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条通途,蔑视权贵,淡泊明志,闲适自在,归耕田

园的劳动情怀跃然纸上。并指出，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并非是对儒学道学玄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儒学道学玄学的影响下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的新自然说。在第四章结论部分，作者对陶渊明的生命哲学作了总结和评论。指出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实质是承袭魏、晋儒道学说的基础上演变的结果及依据其成长经历和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本文的研究意义，不但在于对陶渊明诗文的重新理解，而且也为我们今天以全新的视角重新审视东晋末期的儒学道学思想，为中国文化的继承和发扬提出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关键字：陶渊明，生命哲学，生死学

Abstract

Tao Yuanming (about 365-427), who is the first pastoral poet in china.

In the first chapter, we state the main point and present that not all poems of Tao Yuanming are purely pastoral. His most poems contained inspiration and thinking of philosophy of life. We sketch the research from modern writers on Tao's poems and thinking, and our research method of this paper at the same time. In the second chapter, the social and political situation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is simply introduced, and the activated class contradiction. In the field of ideology, people believed in nature and idle talk metaphysics, and Buddhism was widely spread, so the Confucian classics declined temporarily. The scholars at that age pursued hopes from Doctrine of the zhuang. And some another scholar-bureaucrat that dissatisfied with reality gave up the government and lived by themselves to seek the right answer of life, and Tao was one of them. His poems reflected this pursue. In the third chapter, Tao's philosophical thinking is analyzed in detail by means of his poems. We think that Tao's thinking is not simply inherited from Buddhism, Taoism and Xuanxue, but a new natural point from them. In the end of this paper, we point out that Tao's philosophy of life was the unity of heaven and humanity after

the failure of Buddhism practice. And we think the essence of his point had limits.

Our research is a new understands of Tao' s poems. And we propose a new view to understand the Buddhism and Taoism thinking in the end of the Eastern Jin Dynasty, which suggests how to inherit and develop Chinese culture.

Key Words:Tao yuanming,philosophy of life,philosophy on
life and death

第一章 绪论

第一节 选题意义

陶渊明素有“田园诗人”的称号，从小到大，我们读到过好一些陶渊明的诗文，一直认为陶渊明就是专门写农家乐田园派诗人，从来没有真正的去理会他诗文中包含的抽象义理和哲学思想。

随着年龄增长，阅历渐宽，陆续接触陶渊明的《归去来辞》、《归园田居诗》等诗文时，才慢慢体会其诗文中包含的孕养着丰富的思想。然而，即使如此，自己心中仍未能根除陶渊明身为田园派诗人的印象。直至最近几年，自己开始接触学习哲学，承蒙诸多师长及学友不断教诲及帮助下，再读陶渊明的《饮酒诗》、《形影神赠答释诗》，才开始发觉陶渊明文集中，谈及人生哲理的诗篇反而比田园诗要多得多；这些“非田园诗”每一首都韵含着对生命的感悟，深刻度不下于哲学家对生命意义的理解，他的诗文中韵含着天道观、人生观、生死观等哲学思想。

陶渊明的诗文表面看似写的是田园诗，很多诗文的用意其实并非在描写田园风光，而是想借对田园生活的描述，寄寓他本人乐天知命、融入自然的价值观；美丽的田园风景只是诗文表象，抒发生命意境才是陶渊明诗文创作的真正内涵。

古今中外研究陶渊明诗文著作很多，但大部分着重对陶渊明文造诣作研究，只有很少部分著作在研究陶渊明的人生哲学或生命意境的。然而，即便如此，限于本人的学识、精力、时间有限，本研究仅拟借硕士论文的编写，以陶渊明的诗文为研究对象，找寻陶渊明诗文中所蕴含的些许生命哲学，探究其诗文中韵含的哲思主题、

生命意蕴，以及价值境界。顺势磨练自己，陶冶情操，希望自己能在哲学方面和个人情趣方面有所增益。

第二节 研究综述

陶渊明诗文在一千五百年的发展过程中，历经唐宋和清代两个研究盛况的时代。颇享盛誉的陶学专家诸如逯钦立、王瑶、廖仲安、钟优民、吴云、袁行霈、陈怡良等先生，以其丰硕的论著开创了研究陶渊明的新局面。历年来对陶渊明方面的研究，以诗作的探讨及风格的分析为数最多。陶渊明思想的趋向，自宋代学者提出后，主儒家、道家、墨家、佛家之说者，各有其拥戴的人。特别是近代学者，在过去诗话评点式的基础上，更为完整而详密的提出辩说，如主道家说者，又比如：孔子学说的道家化（朱自清《陶诗的深度》）；十分典型地表现了玄学得意于形骸之外的人生态度（王钟陵《中国古诗歌史》）；实外儒而内道（陈寅恪《陶渊明之思想与清淡之关系》）等等，这三位学者皆主道家说。但当代陶学家徐声扬先生，则认为陶渊明的思想仍是以儒为本，与前述三人之说相反。

本论文主要针对陶渊明的生命哲学作一个探讨性研究，以陶渊明诗文作为研究范围，再辅与其他前辈研究陶学的著作为参考资料，希望借此发现陶渊明诗文中所韵含的哲学思想对当时的社会和后人给予的启示。因为众多的参考文献跨越了广阔的历史时期，限于作者本人的能力有限，不可能就有史以来所有有关陶渊明研究的相关文献一一列举出来，现仅将近十数年来相关的研究情况作一个简要的概述。

戴建业《澄明之境-陶渊明新论》（武汉，华中师范大学，1998年），提出左右陶渊明人生，决定他人生态度、影响他诗文创作的深层原因的诗人对生命的深度体验，对人生目的与价值的深澈透悟，

也正是这种体验和透悟使他散文式的日常生活带来诗性，把晦暗的人生引入澄明。李长之《陶渊明传论》（天津人民出版社，2006年），主要内容包括了陶渊明的两个重要先辈——陶渊侃和孟嘉，陶渊明的一生及其作品。袁行霈《陶渊明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收集了袁行霈先生二十多年来所写的关于陶渊明的论文，从陶渊明的生平、陶诗文本、陶渊明的内心世界、文学史现状与规律等全方位考察了陶渊明的基本资料和创作的相关情况。对各家之说详加考辨，择善而从，且断以己意。

李锦全的《陶潜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书中对晋宋之际的社会经济，政治变化，学术思潮的影响等，与陶渊明的家世与生平做结合，对于形成他思想的外在条件做了概述，进而探讨他的自然观与人生哲学，并通过研究其诗文之思想与艺术风格，刻画出他任真自得、直道而行的为人，最后对陶渊明的思想做出总结性的评价。

徐瑞祥的《华兹华斯与陶渊明田园诗比较研究》，本文试从两位田园诗人的“回归田园之路”、“诗歌创作题材”和“诗歌创作语言”三方面探讨华兹华斯和陶渊明诗歌的相通之处，并试从两位诗人的“田园诗歌意境营造”、“独特的自然观”和“蕴含在田园诗中的精神追求”三个层面上分析两位诗人诗歌的相异之处。

王萍的《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比较陶渊明与梭罗》，这篇论文试图从中国传统哲学，即道学和儒学，的角度来比较美国作家梭罗与中国诗人陶渊明。这两位作家虽然来自于不同的国家，处于不同的时代和文化背景下，但他们的生活方式和思想都同时具有道学和儒学的特点。这些特点也反映在他们各自的文学作品当中。道学和儒学是中国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两个哲学流派。道学的主要观点包括：“道”

和“德”的概念；“无为”；万物平等；动静结合；“弃智”；“小国寡民”等。儒学所提倡的主要是：“仁”；“克己复礼”；尊重现有规则和法律制度；提高自身修养和精神境界；积极参与社会生活；个人的行为要符合其所处的社会地位等。这两种哲学同时存在于梭罗和陶渊明的作品当中。他们共有的道学特征包括：热爱自然；崇尚简朴的生活；向往自由；“无为”的政治主张。然而道学并不是这两位作家所共有的唯一的中国哲学思想。儒家思想在他们的作品当中也很明显。他们积极向上的人生态度和对国家政治生活的积极参与正是儒家所提倡的。论文从道学和儒学的角度来比较梭罗与陶渊明的共同点。以上是对论文基本思想的和主要内容的概括。

金龙的《陶渊明诗文的生命体验》，本文试图以新锐的眼光，穿透文学与作家潜意识的内在关系，强调文学是创作主体心灵世界的写照和生命体验的结晶。在陶渊明一生历程中，对贫困的体验、对自然的体验、对爱情的体验、对亲情的体验、对友情的体验、对生死的体验，都达到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独特地位，对后世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这些生命体验是陶渊明诗文的灵魂，是解读陶渊明诗文中最关键的东西，是陶渊明个性特色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出，陶渊明是一个至情至性、本色率真、品性高洁之士；他既是诗人，是作家，也是一位充满睿智的哲人。他的诗文创作不仅反映了东晋时代社会生活的某些真实面影，更主要的是展示了他的心灵世界，记载了他对自身生命存在的种种感受体验以及对生命行将消亡的深刻思辨，表达了他对人生问题的敏锐关注与哲学思考。

关于国内外期刊可用来参考的文献资料，也十分众多，综合看来，目前虽然已有大批研究陶渊明的生平传记、人格思想或诗歌的艺术风格的单篇论文出现，但是对于陶渊明一生中始终贯穿着理想

与现实的矛盾，既表现在出仕和归隐的反复，也表现在归隐以后内心的苦闷和愤恨等种种矛盾思想，并无做详细深入的探讨。

近期，吴国富在《第三届陶渊明国际学术研讨会综述》一文中提到：“相比上两次大会……在研究视野与研究方法方面，传统研究进展不大……但在纵横两个方面拓展的力度却相当大，横向的拓展是陶渊明的儒佛道思想研究已经拓展为更广泛的文化思想研究，为人们全方位看待陶渊明提供了不少启示。纵向的拓展是陶渊明的影响史或接受史的研究更加深入，接受的内涵也更加丰富，有的研究范围延伸到现代社会……”，文中并无提到陶渊明矛盾思想的相关研究。再看看近两、三年间的期刊论文，也无提到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国内期刊部分，作者经由 CNKI 中国知识资源总库的中文期刊篇目索引查询后，确认没有找到类似的论文。

第三节 论文结构

陶渊明总体上来说乃是一诗人，而非哲学家，严格来说他并没有完备的哲学思想体系，作为一个诗人，他并不像魏晋一些哲学家一样有非常深入系统地去剖析类似宇宙天道、生死学等哲学，陶渊明只是在其众多的传世诗文中抒发他受到当时极其混乱社会政治环境的冲击以及在当时儒释道思想的影响下对或仕或隐、对生命、对人生的不断反思与追寻。

研究一个人的思想，必然要将自己置身于其生长的社会背景中，并追溯其理论来源，才能进一步挖掘出思想背后的“根基”，理清脉络，发现它与其他思想的异同。本文为了研究陶渊明的哲学思想，先将详细的考查魏晋时期中国的社会政治背景和思想文化背景，了解陶渊明的生平及社会经历，以期窥探魏晋时期的社会思潮，考查陶渊明学术渊源和哲学思想。

在本文第一章中，将着重陈述本文的立意，提出陶渊明所作的田园诗，并非全是纯碎的田园诗，他的大部分诗文中都韵含着对生命哲学感悟和思考。同时简述现代作者对陶渊明诗文及思想的研究成果。并对本文所用的研究方法作出阐述及解释。在本文的第二章，作者对东晋末年的社会及政治状况进行了简单的介绍，并指出当时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思想意识形态领域中，崇自然、尚清谈的玄学风气极盛，加上佛教的广泛传播，儒家经学暂时没落。当时的士族文人往往向“玄之又玄”的老庄道学寻求寄托，一部分不满现实的文人士大夫，深感仕途黑暗，于是弃官归隐，躬耕自食，去探索生命的真谛，陶渊明就是这些文人士大夫中的杰出代表，陶渊明的诗文，其实就是追寻生命意义的一个杰出表现。在第三章中，本文以陶渊明的诗文对他的哲学思想作了详细的分析。他对人生所作的哲学思考，连同他的作品一起，为后世的士大夫构筑了一个精神的家园。入仕为官是他的初衷；鄙弃官场是他的节操；淡泊明志是他的追求；躬耕田亩是他生活的保障；琴书诗酒是他的生活情趣；固穷守洁是他归隐意念的巩固；知天乐命是他人生的真悟。这就是是陶渊明在归去来兮辞中体现出来的隐士情怀。通篇读来，归去来兮辞如同一道桥梁，在作者和读者之间架起一条通途，蔑视权贵，淡泊明志，闲适自在，归耕田园的劳动情怀跃然纸上。并指出，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并非是对儒学道学玄学的简单继承，而是在儒学道学玄学的影响下依据其家世信仰道教之自然说而创改的新自然说，在第四章结论部分，作者对陶渊明的生命哲学作了总结和评论。指出陶渊明的生命哲学实质是三番五次的从仕后又因为社会动荡黑暗而归隐，无奈下为避世保生，保持自身生命的纯洁、精神上的清淡高雅，而承袭魏、晋儒道学说的基础上依据其成长经历和信仰道教之自然

说而创改之新自然说。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作家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有一定的时代局限性。

第二章 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历史背景与理论来源

陶渊明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约365年-427年),字元亮,因家中长有五棵柳树,被人称为“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浔阳柴桑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时值魏晋玄学发展末期,也是佛学方兴未艾之际,此时的儒学虽势渐微弱,但并未消匿。政治上,老旧政权岌岌可危,新政权遥遥无望,社会风雨飘摇,动荡不安。陶渊明就处在这种旧业新统转折推移的分水岭上。

第一节 陶渊明的生平

一、家世出身

陶渊明,字元亮,后改为潜,因家中长有五棵柳树,被人称为“五柳先生”,私谥“靖节”(死后由朋友私下起的,并非朝廷颁布,故称私谥),浔阳柴桑(今江西九江星子)人,出身于破落仕宦家庭。大约生于东晋哀帝兴宁三年(365年)。曾祖父陶侃,是东晋开国元勋,军功显著,官至大司马,都督八州军事,荆、江二州刺史、封长沙郡公。祖父陶茂、父亲陶逸都做过太守。曾任江州祭酒,建威参军,镇军参军,彭泽县令等,后弃官归隐。他是中国文学史上第一位田园诗人。后世称靖节先生,田园诗派第一人。著有《陶渊明集》,成为后世诗人追随模仿的对象,而在正史中,《晋书》、《宋书》、《南史》都一律把陶渊明列入隐逸列传。而且都提到他因为不肯为五斗米折腰,而弃官赋归隐。也就是说所有的史家,在谈到隐渊明的时候,都强调他归隐不仕的一面,以后谈论陶渊明的,也都写他的淡薄名利,哲学他“此心淡无著,与物常欣然”^①的人生态度。

^① 苏辙《苏辙集》第三册,中华书局,1990年。

然隐渊明并非只是一个终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其五）的高士大隐。鲁迅先生就曾批评过这种以偏概全的观点，他说：“据我的意思，即使是从前的人，那诗文完全超于政治的所谓‘田园诗人’、‘山林诗人’是没有的。完全超出于人世间的，也是没有的。既然超出于世，则当然连诗文也没有。……由此可知陶渊明总不能超于尘世，而且，于朝政还是留心”^①这是很富于启迪性的见解。在陶渊明一生中，他并非自始至终离群索居，在他年少时也曾有过“猛志”（《杂诗》其五）及“大济于苍生”（《感士不遇赋并序》）的理想，在其诗文中我们可以窥探其性格的矛盾，并在此基础上去真正认识这个伟大的诗人。因此我们要捕捉他思想深处的真相，最有效的方法是考察其生涯中几个转折期的言行。以下，就其生命的历程作论述。

自出生至二十八岁止。年幼时，家庭衰微，九岁丧父，与母妹三人度日。孤儿寡母，都在外祖父孟嘉家里生活。孟嘉是当代名士，年轻时，以读书闲居生活为主。其家道已经中落，在少年时代都是不得意的，对他的思想会有所影响，在陶渊明青少年时，战乱频繁，饥荒不断，这时正值陶渊明七岁至十二岁青少年的生活期间，加上他这个“自余为人，逢运之贫”（《自祭文》）的家庭，其困难可想而知，其诗中云：

弱年逢家乏，老至更长饥。（《有会而作》）

少而穷苦，每以家弊，东西游走。（《与子俨等疏》）

少年时代的陶渊明，对家中窘迫的困境，是体会深刻的。虽然陶渊明至老家境贫穷如故，“老至更长饥”，还曾向友人叩门乞食，但他却能秉持着贫贱不能移的情操，树立下令人崇敬的典范。

^① 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陶渊明“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其十六），可知他很重视对儒家经典的学习，其诗文对儒家经典颇多引用，据朱自清《陶诗的深度》一文统计，仅对《论语》的引用就达 37 次^①，说明陶渊明对儒家经典颇为熟谙，陶渊明平素研读史书，对于怀抱忠肝义胆、豪气干云之辈，颇多钦羨，如《咏三良》：

弹冠乘通津，但惧时我遗；服勤尽岁月，常恐功愈微。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响已从，计议初无亏。一朝长逝后，愿言同此归。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临穴罔惟疑，投义志攸希。荆棘笼高坟，黄鸟声正悲；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

如《咏荆轲》：

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嬴。招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君子死知己，提剑出燕京。素骥鸣广陌，慷慨送我行。雄髮指危冠，猛气冲长缨。饮饯易水上，四座列群英。渐离击悲筑，宋意唱高声。萧萧哀风逝，澹澹寒波生。商音更流涕，羽奏壮士惊。心知去不归，且有后世名。登车何时顾，飞盖入秦庭。凌厉越万里，逶迤过千城。图穷事自至，豪主正怔营。惜哉剑术疏，奇功遂不成！其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

陶渊明对三良（即奄息、仲行、针虎三人，均为秦穆公殡葬）的自原投义殉君的夙志决心，摹写淋漓。诗中“良人不可赎，泫然沾我衣”是说：良人是无法赎了，然而他们的行为，使我感动得流泪，泪流得把我衣服都湿透了。这说明陶渊明尽忠报国，立功立德的表现。而对荆轲刺秦王，奇功不成之悲壮，也流露出同情与愤慨之情，诗中：“昔人虽已没，千载有余情”是说这个人虽然死了，然

^① 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而这件事情，千百年后还是使人感动；而感动的人就是陶渊明，从这两首诗中仍可以看到诗人的猛志及理想之光，不时闪耀在字里行间。鲁迅以此点概括陶渊明确拥有“怒目金刚”^①式性格特征。陶渊明平淡的隐居生活，却心怀天下，忧国忧民，他并不因为隐居而忘怀世事，可知他有雄心，有志气。

二、陶渊明的仕途

自十九岁至四十一岁那年冬天止，前后这十三年间正值陶渊明壮年时期，正是一个人性格及思想定型的阶段，也是陶渊明一生生活方式最复杂时期，这一时期五次辞官再仕的经历对他本人的内心及生活方式有决定性的影响。

（一）江州祭酒期

自晋孝武帝太元十八年（公元393年），年近而立的陶渊明走出了宁静的书屋，步入了官场，但初涉官场的陶渊明，仕途并不顺利，他那固有的秉怀和质性自然的本性，与官场上污浊的环境很难融合。因此，不久即辞归。对这次出仕的原委《宋书·隐逸传》载：“亲老家贫，起为州祭酒，不堪吏职，少日，自解归。州召主簿，不就。躬耕自资，遂抱羸疾。”^②萧统《陶渊明传》及《晋书》、《南史》记载均相同。因此，我们可知陶渊明这次出仕时间很短，并且是自动离职，所以说：“少日自解归”，其离职原因，说是“不堪吏职”，即对州祭酒的职位不能胜任的意思，这当然只是一个藉口。他本人在《饮酒》其十九也说“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将养不得节。冻馁固缠己。是时向立年。志意多所耻。”根据此诗中说法，他不得不出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家境太过贫寒。后世学者据此论定陶渊明出仕是因为贫穷之故，未免有失偏颇，经不住推敲。试想若是因贫而

① 鲁迅《鲁迅文集》第六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② 沈约《宋书·隐逸传》卷九十三，列传第五十三，中华书局，1983年4月。

仕，就该极力保住这份俸禄，以养家糊口，维持生计，如何能轻易主动放弃？陶渊明的家境应该还不至于到为饥所驱的程度。据史载，陶门为世代官宦之家，他曾祖是陶侃，晋朝曾受封长沙公，卒后追赠大司马；他的父亲是陶茂，曾担任武昌太守；他的父亲陶逸，曾担任安城太守。由此可见，陶家祖先都是做过太守一类的大官，家境应该不至于过于贫穷。当然，由于其父早逝及战乱，家道中落也是难免。但可以肯定不会沦落到饥寒交迫的地步，以至于被迫出仕，靠官俸过活。所以，陶渊明出仕的原因，作者认为是不肯放弃儒家“兼济天下”的大志。

（二）桓玄幕府期

陶渊明首仕未久，旋即退居。但想要建立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决定了他不会长期寂寞村居。晋安帝隆安四年（公元 400 年）社会进一步陷入危机当中，地方军事首领拥兵自重，互相攻伐争夺势力。东晋王朝为了收拾这残破的局面，便采取以军治军的策略，推出占有较大势力的桓玄总督荆江八州，欲使之平定动乱，稳定局势。桓玄自得便利，一时声势大震，许多仕人都纷纷投其幕中，以展生平之志。陶渊明就是在此种情形下出仕为桓玄幕僚的。当时在桓府供职的大致有两类人：一是为桓玄筹谋策略，助其成就霸业的高级幕僚。二是专司日常事务，奔走效命的一般官员，他们难得参与核心机密，对桓玄的野心，自然无法得知。陶渊明正属于后类的官员。这种低微的地位，使胸怀高才的陶渊明多少有一些失落感，再加上时常受命差遣，在外奔波劳顿，寢室不安，便逐渐产生了惶惑之情，对仕途失去了原有的豪情，悲叹行役之辛苦，传达对仕宦生涯的厌倦。于是在那年冬天（公元 401 年），陶渊明辞去了桓玄的官职，回到了故乡。

（三）刘裕参军期

陶渊明是一个矛盾的复合体，在他身上，除了有强烈的政治抱负和热情奔放的性格之外，同时还有不慕荣利、洁身自好的美德。在《命子》诗中，他赞扬其父“寄迹风云，冥兹愠喜”，不计较个人进退的气度，表明他深谙时运盛衰的不同，个人显隐也不必相同之理，也反应出诗人受儒家教育“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的心态。因此，当他在官场理想受挫折时，就想转往平静的田园生活，然而田园的美景只能平抚内心的苦痛，却难以完全消解人生的伟大抱负。所以，他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思之后，想报效国家的雄心壮志又再度燃烧，决意为实现理想，再赴征程。于是在元兴三年（公元404年）再次赴任镇军将军刘裕的参军之职。

当时在东晋政治舞台上，以徐州刺史刘裕的声势最为最赫。桓玄废晋自立为帝后，大失民心，刘裕顺应时势兴兵讨伐，桓玄败逃。一时之间刘裕以讨逆英雄被拥为都督八州军事、镇军将军，并以整顿朝政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陶渊明在此情况下就任了刘裕的参军之职。但是在东晋末世那种纷乱动荡的社会背景下，展现在陶渊明面前的决不是繁花似锦的辉煌前程，而是令人沮丧的黑暗时代。在此时代，要展现抱负谈何容易？因此他在参军任上并没有多久，仕隐的矛盾又出现了。他面对着官场中的黑暗腐败，感到无比的厌恶，既无力扭转乾坤之力，又不愿意同流合污，只好回归田园独善其身了。

（四）建威参军期

陶渊明离开刘裕的幕府后，并未马上回家，至次年春天，仍淹留于仕途，又作了建威将军江州刺史刘敬宣的参军。当时，刘敬宣镇浔阳，离陶渊明故乡较近，陶渊明想就近另图发展也是情理之中

的事情，但所做之事也无非是一些清苦劳累的杂活，难能施展人生的抱负。世事未卜，前程渺茫，陶渊明不禁对自己所选择的道路又产生了怀疑，在公元四零五年写下了《乙巳岁三月为建威参军使都经钱溪》一诗：

我不践斯境，岁月好已积。晨夕看山川，事事悉如昔。微雨洗高林，清飙矫云翻。眷彼品物存，义风都未隔。伊余何为者，勉励从兹役。一形似有制，素襟不可易。园田日梦想，安得久离析。终怀在归舟，谅哉宜霜柏。

诗中写我还没有到钱溪这个地方，已经是几经岁月，早晚观看此地的山川景物，发现一切和往昔一样，但见微雨洗涤高耸的林木，一片纯净，清风吹送去中飞鸟，舒展自如。念及自然界万物万象，在和风滋润与呵护下，各得其所，各得其宜，为何勉强从事这差役，自仕宦中受束缚。行迹虽受拘束，素怀则不改变。田园故居是日思夜梦之外，怎会长久相离？些诗所写除了宦游之叹外，还写了自然生命之永恒以及万物各得其所的自然状况。这是在仕途生活中无法寻获的。因此，当陶渊明无法忍受时，就会情不自禁的怀念田园。于是，在义熙元年三月底，建威将军刘敬宣离职改授宣城内史，陶渊明也辞去了军职，回到故乡，至此，他已在仕途上四进四退了。

（五）彭泽县令期

在义熙元年中秋八月，陶渊明得到在朝中任太常卿的家叔陶夔的荐举，出仕离家未完的彭泽令。在《归去来兮辞》的序中，陶渊明说他出任彭泽令是因为经济因素：“幼稚盈室，瓶无储粟，生生所资，未见其术。”为了家庭生活便接受亲友的劝告，当彭泽县令去了。对此去家百里的县令，自有与任军职不同的寄托和希望。陶渊明或许也想利用做父母官的有利地位而有所作为。但是现实官场的丑恶

和腐败，使陶渊明的美好愿望再一次化为泡影，也使他对东晋社会的认识更为清醒和深刻。他在《感士不遇赋》中曾云：“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从这激愤的言词中，可以看出诗人对这污浊的世道已经完全失去信心，不同抱任何的幻想。是年十一月，在县令职上仅做了八十余日的陶渊明终于又指袖而去，这一次的归田，为他的仕宦生涯划上了句号，以后不再复出。在些之前，或仕或隐，反反复复，改变了好几次，但辞彭泽令以后，直到逝世为止，整整十三年，未再踏上宦途半步。

三、隐居的田园生活

陶渊明辞官归里，过着“躬耕自资”的生活。因其居住地门前栽种有五棵柳树，固被人称为五柳先生。夫人翟氏，与他志同道合，安贫乐贱，“夫耕于前，妻锄于后”，共同劳动，维持生活，与劳动人民日益接近，息息相关。归田之初，生活尚可。“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榆柳荫后檐，桃李罗堂前。”渊明爱菊，宅边遍植菊花。“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饮酒》）至今脍炙人口。他性嗜酒，饮必醉。朋友来访，无论贵贱，只要家中有酒，必与同饮。他先醉，便对客人说：“我醉欲眠卿可去。”义熙四年，住地上京（今德安县吴山乡蔡河村）失火，迁至栗里（今德安县吴山乡栗里陶村），生活较为困难。如逢丰收，还可以“欢会酌春酒，摘我园中蔬”。如遇灾年，则“夏日抱长饥，寒夜列被眠”。义熙末年，有一个老农清晨叩门，带酒与他同饮，劝他出仕：“褴褛屋檐下，未足为高栖。一世皆尚同（是非不分），愿君汨其泥（指同流合污）。”他回答：“深感老父言，稟气寡所谐。纤辔诚可学，违已诤非迷？且共欢此饮，吾驾不可回。”（《饮酒》）用“和而不同”的语气，

谢绝了老农的劝告。他的晚年，生活愈来愈贫困。有的朋友主动送钱周济他，有时，他也不免上门请求借贷。他的老朋友颜延之，于刘宋少帝景平元年（423年）任始安郡太守，经过浔阳，每天都到他家饮酒。临走时，留下两万钱，他全部送到酒家，陆续饮酒。不过，他的求贷或接受周济，是有原则的。宋文帝元嘉元年（424年），江州刺史檀道济亲自到他家访问。这时，他又病又饿好些天，起不了床。檀道济劝他：“贤者在世，天下无道则隐，有道则至。今子生文明之世，奈何自苦如此？”他说：“潜也何敢望贤，志不及也。”檀道济馈以梁肉，被他挥而去之。他辞官回乡二十二年一直过着贫困的田园生活，而固穷守节的志趣，老而益坚。元嘉四年（427年）九月中旬神志还清醒的时候，给自己写了《拟挽歌辞》三首，在第三首诗中末两句说：“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表明他对死亡看得那样平淡自然。

公元427年，陶渊明走完了他六十三年的人生历程（有关陶渊明的生年仍有待考证，因此此处的六十三年之说也有待考证），与世长辞。他被安葬在南山脚下的陶家墓地中，就在今天江西省九江县和星子县交界处的面阳山脚下。如今陶渊明的墓保存完好，墓碑由一大二小共三块碑石组成，正中楷书“晋征士陶公靖节先生之墓”，左刻墓志，右刻《归去来兮辞》，是清朝乾隆元年陶姓子孙所立。

第二节 陶渊明所处的动乱时代

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公元365年），死于宋文帝元嘉四年丁卯（公元427年），享年六十三岁，他的大半生都处于政治混乱，民生凋敝的大动荡时代。虽然东晋偏安江左已久，然而羽翼未丰，内忧外患，风雨飘摇。究其动乱的根本原因，实由政权争夺而引起，如果进一步考察其原因，则与世族阀阅的形成，有极大的关系，东

晋仍沿用曹魏所创“九品中正”制度，造成了“下品无高门，上品无贱族”（《宋书·恩幸传论》），于是自地方到中央皆被门第高贵之族所占据。此世族对于兴邦治国之道，毫无所知，却使朝政混乱至极，堵塞了有才华、力求改革的能人志士之路，使他们无法实现贡献国家的抱负。

当时中国北方，长期陷于分裂割据状况，政权更迭频繁，匈奴、鲜卑、羯、氐、羌五种不同的外族胡人，在中国建立了十多个小国家，史称“五胡十六国”，常兴兵南犯，但是东晋统治集团仍不能励精图治，团结合作，却因循苟且，沉湎于江南的偏安局面。对于收复失地，始终未下过真正的决心。唯在太元八年（公元383年）的淝水之战，因前秦王朝内部不稳，东晋上层集团内部矛盾暂缓，再加上广大百姓的支持，全力抵抗战争的威胁，致使苻坚大败，南方取得胜利，使百姓一度燃起希望。然外祸稍缓后，内乱继起，使司马氏之政权无可避免地走向衰亡之路。

淝水之战后，百姓在国内受到豪强的兼并，官方的剥削压迫，以致流离失所。二年后，谢安死，由宗室琅邪王司马道子执政，朝政更加腐败。范宁曾上疏言：

古者使人，岁不过三日，今之劳扰，殆无三日休停，至有残刑剪发，要以复除。生儿不复举养，鳏寡不敢妻娶。岂不怨结人鬼，感伤和气。……今以十六为全丁，则备成人之役矣。以十三为半丁，所任非复童幼之事矣。岂可伤天理，远经典，困苦万姓，乃至此乎！^①

由上面的叙述可知当时人民承担的赋役之重。十六岁的青年，要承担一个成年人的赋役，十三岁的少年也算半个成人。在这样的剥削压迫下，结果造成“人不堪命，叛为盗贼”^②（《晋书·范宁传》），

① 房玄龄《晋书·范宁传》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

② 房玄龄《晋书·范宁传》卷七十五，列传第四十五，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

当人民无法生存之时，只好起来造反。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到义熙七年（公元 411 年）又先后发生孙恩、卢循领导的农民暴动。共历时十二载，使百姓陷入更大的灾难中。北方人民远离家园，流离江南，客居他乡，而江南的人，一样为战乱所逼，游离失所，不得安居。人民饱受战争带来的灾难，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祸国殃民的罪行，使得人民处在一个动荡悲苦，纷扰不安的时代里。

在此同时，东晋统治阶级内部矛盾也更加激化。司马道子执政后由于重用王国宝。引起了镇守京口的王恭与荆州刺史殷仲堪、广州刺史史桓玄等相继起兵反对。隆安三年（公元 399 年）司马道子的儿子元显执政，其为人苛刻，人民不堪其命，天下苦之矣。正是由于司马元显的倒行逆施，一方面引起孙恩趁机起事，同时更激化与桓玄的矛盾。元兴元年（公元 402 年）元显“称诏伐玄”，而桓玄反而抗表，率众下至浔阳，移檄京邑，罪状元显。由于刘牢之诣降，桓玄率军攻入京师，杀元显。次年，又废晋安帝而自称帝。桓玄初入京师时，对东晋的腐败朝政有所整顿，然在他篡夺帝位后，却走上与司马元显一样的老路，过着“骄奢荒侈，游猎无度，以夜继书”^①（《晋书·桓玄传》）的生活。于是百姓疲苦，朝野更加劳瘁。

桓玄称帝的时间并不长，在元兴三年（公元 404 年）二月，刘裕等起兵讨伐桓玄，桓玄挟晋安帝逃至江陵，五月兵败被杀。刘裕在东晋晚期平定桓玄之乱立了首功之后，为了集中个人权力，对内他排除异己和消除割据势力，还进行北伐以提高自己的威信。在义熙十三年（公元 417 年）八月，刘裕部队攻克长安，后秦亡。他由于急忙回国准备篡晋工作，长安守军次年为大夏军击败，长安为夏王勃勃所据。刘裕却已无意再北征，在义熙十四年（公元 418 年）

^① 房玄龄《晋书·桓玄传》卷九十九，列传第六十九，商务印书馆，1988 年 1 月

十二月，使人缢死晋安帝，立其弟司马德文为帝，是为恭帝。中央政权完全落入刘裕手里。恭帝元熙元年（公元 419 年）刘裕进爵为宋王，加殊礼。宋武帝永初元年（公元 420 年）六月，刘裕代替晋称皇帝，是为宋武帝，东晋王室至此灭亡。东晋最终是被刘裕的宋朝给灭亡的。这一切都发生在陶渊明所生的时代，淝水之战时，陶渊明十九岁，晋朝灭亡时五十六岁，这一时期正是他一生中的青壮年时期。社会动乱和各阶层政治地位的变化，对他的思想肯定要带来影响。

陶渊明也是一位政治嗅觉及政治敏感度绝佳的人，他当然知道，这个时候只要自己向刘裕靠拢、示好，日后即可荣华富贵、仕途得意，辉煌腾达指日可待，但他的曾祖父陶侃曾是东晋的最大功臣，位至长沙公。虽然陶渊明本人没有世袭到这一爵位，但整个陶氏家庭都以此为莫大殊荣，所以陶渊明面对刘裕在政坛上的崛起王业渐隆这一特殊身份，就显得很是尴尬。当然，这一时期并不长，在陶渊明四十一岁左右，他就已经确定不再进入政坛，决定远离政治风暴的漩涡，终生隐居于庐山东北坡下的浔阳，柴桑地界。

第三节 陶渊明思想的理论来源

魏晋南北朝在玄学思想盛行下，学者们大都兼具儒、道、佛三家思想。因此，陶渊明的哲学思想虽然以儒家为本，但一生行径却又类于道家，同时又受佛学思想的熏陶。所以陶渊明深受当时政治社会的影响，再加上本身的思想，融合了儒、道、佛三家思想，形成了他独特的思想体系。

一、儒家思想久微未衰

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思想最大的转变为儒学的衰微、佛学盛行。两汉经学特别是今文学家，将儒家思想引入神学化，无疑将儒

学引入歧途。但儒家所要维护的道德伦理、名教纲常，是任何封建统治者都不能完全抛弃的。如曹操宣称可以用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的人才，有人据此说曹操是反儒家的法家。其实曹操是认为乱世需要竞争，如果没有一些奇才异能之士，割据的政权是难以取胜的。但从长远的眼光来看，要长治久安，儒家的教化却不能抛弃。所以曹操谈到如何培养下一代时，要求做到不废先王之道，而有以益于天下。曹魏以后，继起的司马氏，由于以篡位夺得天下，讲忠君可能会有点难言，便标榜以孝道治国，这虽是各取所需，但儒学的社会功能，因而彰显。所以，当时社会主流位位已经逐渐被佛学所取代，当时的儒家思想，虽然已经很入没能保持学术的重要地位，但它的影响也没有完全消失。在当时很多知识分子心中仍然保留有一定的地位，被玄学家、佛学家舍弃的儒学内容，大抵只是两汉以章句家法训诂六经之风，以及太过与阴阳、象数等结合的部分，像儒学思想内容中《论语》、《孟子》和《六经》等孔孟原典仍受到很大程度上的尊崇，仍然有少数人认真钻研学习的。由于教化是儒学的主要功能，在封建时代一般学童，特别是士族之家，早年都接受过儒家经典的教育，陶渊明当然也不能例外。特别是他出自显宦之家，是书香门第，虽然家道中衰，但家中藏书丰富，对于儒家诗书、六经之类的书籍，自少年时代就有偏好，他在三十九岁作《饮酒》诗时，就说自己“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也慨叹“如何绝世下，六籍无一亲”。这些表明了陶渊明在壮年时期十分崇拜经常，并把他当作自己生活的道德规范。当然，陶渊明学习孔孟思想，并不是想继承儒学或者是以儒学搏取功名，他只是随意读取将儒学一些思想并将它应用到生活之中，并在生命实践方面加以发挥而已。

二、玄学思想大行其道

魏晋时代，老庄之学所以能大行其道，主要还是与时代背景有关。钱穆《庄子纂笺》序：“庄子，衰世之书也。故治庄而著者，亦莫不在衰世。”^①老庄哲学本是乱世的产物，既然社会混乱，人命如蝼蚁，文人学士，朝不保夕，胸中有难言之苦，自然而然会做消极的抵抗。老庄之学，可说是应时之需，自然成为当时士人之宝典。魏晋南北朝道家思想弥漫情形，可由政治、学术、宗教各方面体现出来。

在政治上，魏文帝曹丕，仰慕汉文帝的无为而治，乃深具道家思想之君王。此外，学者之中，研究老庄思想的学术风气非常兴盛，有魏之王弼、晋之向秀、郭象皆主张老子无为而治，如郭象在《庄子·有宥篇》注云：“无为者非拱默之谓也，直各任其自为，则性命安矣。不得已者，非迫于威刑也，直抱道怀朴，任乎必然之极，而天下自宾也。”实深切无为而治之理。

在学术上，此时研究老庄的书籍，如钟繇的《老子训》，张揖的《老子注》，何晏的《老子道德论》，钟会的《老子注》，向秀、郭象的《庄子注》等等，不胜枚举。学者更以道家思想注入儒学之中，如何晏的《论语集解》，以老庄思想注《论语》；王弼以老庄注《易》。在研究精神上，此时学者完全跳出了两汉家法的局限，趋向于自由的思考，些点正近于陶渊明本性“好读书，不求甚解”（《五柳先生传》）。当时的学者皆富有怀疑的精神，且盛行辩论风气，因此，研讨读老庄，既为时代潮流，风气所及，陶渊明必有涉猎，儒家思想中所有无法解决的问题，陶渊明则在老庄哲学中寻求答案。

在宗教上，玄学思想使得道教理论得以奠定，佛经奥义得以诠

^① 钱穆《庄子纂笺》，三联书店，2010年4月

释而传播中土。按道教为汉末张道陵所创，张氏籍老子名义，宣扬神仙真人、阴阳五行、丹鼎符篆等学说，直至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葛洪著《抱朴子》、利用玄学思想，为道教寻得学理上的根据，其后，道教徒又模仿佛经，创作道教经典，使得道教宗教得以完备，处于时代思想下的陶渊明，虽自幼儒学奠定其思想根基，但亦深染道家思想。

然陶渊明的道家思想，除深受时代因素的影响外，同时亦秉承父母两系的血统遗传，其《归去来兮辞》序云：“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此自然之质性，于其先祖中，一一可见，陶渊明在《命子诗》详叙家世，言其远祖为汉初功臣陶舍及丞相陶青，曾祖为陶侃，命子诗称其“桓桓长沙，伊勋伊德，天子畴我，专征南国，功遂辞归，临宠不忒，孰谓期心，而近可得。”长沙郡公，功业彪炳，但功成不居，实非一般热衷于名利之人可比。其祖父陶茂“慎终如始、直方二台，惠和千里。”谓其父“淡焉虚止，寄迹风云，冥兹愠喜。”可见陶氏先祖皆为尽忠职守，但不求名利之人。陶公母系先祖之心性，亦皆超逸绝伦，其母为孟嘉第四女，陶渊明于《晋故征西大将军长史孟府君传》叙其外祖父云：“始自总发，至于知命，行不苟合，言无夸矜，未尝有喜愠之容。好酣饮，逾多不乱。”至于任怀得意，融然远寄，傍若无人。可见孟嘉超远之质性，自然心性，表露无遗，且皆为陶渊明所秉承，再加上时代思想的影响，故陶渊明冲默抱朴，其一生之立身行事，处处可以看到道家思想影响的地方。

此外，魏晋玄学自魏何晏提倡“贵无”之论，接着王弼建立“以无为本”的思想体系，“以无为本”的思想是来自道家老子，但又有所不同。老子思想中的“有”和“无”，“无”是在“有”之外，实际上是产生“有”的造物主。而王弼是用“体用如一”、“本末不二”

来论证无（本体）和有（现象）的关系。

先秦道家老庄倡导自然是反对名教的，这是儒、道两家根本分歧所在，王弼的玄学既要倡导自然，但又不能违反名教，因此要将两者加以调和。提出了“崇本举末”、“守母存子”、“应物无累”、“得意忘言”的思想。

到了西晋向秀将人本能的欲望要求，认为是合乎“自然之体”，但不能过份而要“节之以礼”。向秀将“自然”与“名教”加以调和。我们从“名教”与“自然”的关系来看，从王弼到向秀，并未完全做到儒道合一。此问题一直到西晋郭象才真正解决。

郭象认为“无”不能生“有”，此“有”也不能生成彼“有”，所以“万有”都是自然生成的。至于“万有”存在的根据，则是由于各种事物都有“自性”，也就是说任何人和事物都要按其本性而各安其位，即任何存在都是合理的，名教也即是自然。所以至郭象已将儒家和道家合而为一。

玄学发展到东晋，已无新的理论与观点出现，而发生照单全收的状况。“这可以由东晋中期张湛注解《列子》之态度得知。张湛在注解《列子》时，大量引用他所佩服的专家之言，而尽量不显现自己倾向何种学派宗旨。故他的注文时而引用何晏之言、时而引用王弼之学、时而引介向秀之论、时而单引郭象之说，甚至少数几处引述了汉魏人对佛教初步尝试的生涩佛义，他本人却不表示派别倾向。”^①可见东晋的玄学思想，已走向全盘接纳魏、西晋以来的所有的玄学派别，而这也是一种玄学研究的趋势及态度。

“得意忘言”是魏晋以来流行的一种思维方式，并逐渐形成一种在得“意”而脱略形迹的风气。于事物中、境遇中，不滞著于外

^① 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在实际存在，而重在从其中取“意”玄学思想之最大特点乃是“略具体事物而究心于抽象原理，所谓言在耳目之内，意在八方之外。”

①当代玄学家追求的是宇宙本体之真然，享受造化自然之趣，绝言去相，而以“得意”为旨归，这在学术思想上对僵化的汉学产生了猛烈的冲击，人们深厚的兴趣转趋于超世之理想境界上。

陶渊明吸收了这种“得意忘言”的思维方式，在生活中突出了对“意”的追求。故其在《五柳先生传》中云：“好读书，不求甚解，每有会意，便欣然忘食。”重视的是文章外的“会意”，而非如汉学儒墨官运亨通家法，穷究一经。故其为文作诗，才能表现出精神的愉悦与满足：“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忘怀得失，以自自终”（《五柳先生传》）。由此可知“得意忘言”的思维让陶渊明能追求适性自足、精神愉悦的生活。

陶渊明在诗中显现出来的“意”，是诗人纵浪大化中，将己身主观的理想与自然界客观事物合而为一的境界。其《饮酒》其五为陶渊明取用王弼“得意忘言”的玄学思想中所创作出来的典型诗作：

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与相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这是一首以清明玄远的态度咏味着人生哲学，咏味着物我相待相融的境界。诗中“心远地自偏”五字，道出隐居生活的真意。内心平静了，即使居住在寻常人居住的地方，也不会受世俗社会的沾染。“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显现出诗人的心境与大自然冥合为一，于是超然物外，而达物我两忘之胜境。“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诗中鸟倦知还之意象，象征对自然本体回归的渴求。诗句表面

① 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意象极为平淡自然，然细细读来时，即知陶渊明“写意”手法的高妙，在平淡自然中却寓意深远，所谓“言有尽而意无穷”；平凡之中见出不平凡。其言外之味，弦外之音，不须假言语来诠释，亦非言语能够诠释，故曰：“欲辩已忘言”。

三、佛学思想方兴未艾

佛教思想自东汉末叶传入中土，历经汉末、魏至西晋初的译经、讲经时期，再经历西晋末、东晋初的“格义”佛学风气，而到东亚是期佛学界推出了“六家七宗”之解空派别；可以说是波澜壮阔，其中尤以大乘空宗思想日渐兴起，再经东晋末鸠摩罗什来到长安，大量翻译大小乘经、论数十部经书，翻译之时并顺势宣扬其“毕竟空”之宗义，大乘空宗俨然跃居成为中土佛学主流；可是就在这时，江西庐山有一位法师慧远却提倡回归净土佛教的运动，除主张印度原始及部派佛教教义皆应研究之外，还宣扬弥勒净土信仰与修行实践，并在庐山结“莲社”，倡导生时崇拜净土诸佛、死后方能转生“西方”的思想，并且网罗了不少当时僧俗两界高士加入，还频频向隐居在庐山山脚的陶渊明招邀加盟。

陶渊明面对当时大环境下时代显学“佛学”（尤其是大乘空宗），同时也面对小环境下的庐山显学“莲社”（净土宗），坚贞地守住本土学术思想“儒、道、玄”三家之本旨而求取安身立命的方法，不亢不卑，虽然与慧远有些许交往但仍坚持不入莲社，虽然对佛学有一定程序的认知，却也不入佛教也不依赖佛教增益自己的涵养。从这方面来说，可以说得上是本土学术的中流砥柱，力抗狂澜而不倒，是坚守本份的本土思想家。

第三章 陶渊明生命哲学的主要内容

生命哲学是在 19 世纪末至 20 世纪初，盛行于德、法等欧洲国家的一种具有非理性特征的哲学思潮，所谓生命哲学，就是借对生命的提示，进而推及对整个世界的提示。生命哲学以提示人的生命之性质和意义为哲学研究的核心，以此核心为出发点，向外推及人的情感、意志等心理活动的存在和实践，进而推及到人的历史、文化层面，推及至人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相互关系。最具代表性的比如德国哲学家威廉海姆·狄尔泰、乔治·齐美尔和法国的伯格森等等，他们对生命哲学各自有各自不同的观点，但生命哲学家有个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不将生命看作是物质或精神、感性或理性的实体，也反对将世界上的事物或者现象还原成为简单的、一元论的、物理性的物质或精神存在。他们认为生命是主体对自己存在的体验与领悟，是一种生生不息的心灵的内在冲动与变化。

自古以来，自然科学为人类揭示了一个类似于线性轨迹的世界形象，其结构严谨、简单规律。人们运用它驾轻就熟，但人们对于生命本质问题的思考，尤其是人们对自身思维的认识，仍是一个无解的课题。相对于自然科学对于人类认识的思维，生命哲学所关注的是人们内在的人文价值，生命哲学是揭示生命的内在意义，也就是回到人的原始起点，探讨生命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因此，从某个角度上说，生命哲学的真谛是无法用单纯的自然科学来分析的。生命哲学强调从外部科学表象向人的内部本质回归，而同时也包容了对自然科学的认识。生命哲学的基本意义，是寻找一个综合的基础，

将自然科学与人文主义相结合。

生命哲学并不是一个新的领域，而是一个古老的视角，安贫乐道与歌颂自然，不仅是陶渊明的人生旨趣也是陶渊明的生活情调。他的诗中多用自省式的笔调，毫无雕琢毫无矫情的传达生命哲学。倾注了他对生命的哲学思考，展现平凡生活中的哲理，也为当时黑暗社会下的士大夫，提供了或仕或隐的新思维方式。

第一节 浑然自然的天道观

《诗经·大雅·皇矣》云：“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①此天道思想，乃纯属“有意识的人格神”。老子哲学的最基本问题是论“道”，《老子》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老子第二十五章》）。其所言之“道”，显而易见是“天道”而非“人道”，即《荀子·解蔽》所说的“庄子蔽于天而不知人”之天。

魏晋时代道家思想盛行，故当时人之天道观，皆承老庄思想而来，陶渊明亦是如此，其天道思想，纯属自然观，《怨诗楚调示宠主簿邓治中》一诗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域恣中田。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诗中谓自幼即僂俛惕动，努力向善，不意却屡逢乖违。由此可证，努力不一定就有收获，上天无奖善惩恶的能力。因此，所谓“福善祸淫”的天道思想，实属幽远无稽。推究陶渊明这种对“天无赏善罚恶的智力”的认定，一方面固然是他在现实生活中的体会可，但实际上这也是魏晋时代的人们，对自然宇宙的一种认知。魏晋人这种自然的天道观，乃源于其宇宙学说，而他们的宇宙学说，乃承自道家。

陶渊明对于天道观仍采自然的天道观，与魏晋学者无异。然而

^① 《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要注意的是，陶渊明总体上来说乃是一诗人，而非哲学家，所以他不_像魏晋一些哲学家一样有非常深入地去剖析宇宙天道的根源。比如老子主张“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天无。”（《老子第四十章》）可知“道”即“无”。王弼云：“道者，无之称也。”（《老子注》）又云：“万物始于微而后马，始于无而后生。”可知何晏、王弼仍承袭老子“万物生于无”的思想，然而王弼、何晏之后，对天道的看法却有极大转变。

陶渊明并未如此深入的去探讨这种天道思想的精微之处，只是笼统地以诗文表现出此种自然的天道观，如：

宇宙一何悠，人生少至百（《饮酒》之十五）

天地长不没，山川无改时（《形赠影》）

“道”非但只是万物的总本源，更是永恒地运行不息，无终止之时，《庄子·秋水》篇云：“物之生也，若骤若驰，无动而不_变，无时而不_移。何为乎？何不为乎？夫固将自化。”“道”不停地运行，而万物正在此自然法则中，生生死死，自存自灭，惟有任自然之变化而人不能有所私意，故王先谦《庄子集解》云：“安而任之，必自变化，何劳措意为与不为。”由王先谦语，可知万物在不断运行的道体中有其自然的变化，故陶渊明诗云：

大象转四时，功成者自去。（《咏二疏》）

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己酉岁九月九日》）

所以，总观陶渊明之天道观，仍属于自然天道之思想，认为宇宙乃万物化生之所，且宇宙的大化流行，将永远止境，运行不息，包含人类在内的万物均在此大化之中生、老、死、灭，终始循环，无有定止之时。且宇宙无赏善罚恶的能力，即陶渊明所谓的“大均无私力，万物自森著。”陶渊明此种自然的天道观念，实际上源于老

庄的自然主义思想。

在陶渊明的作品中,《归去来兮辞》历来是人们十分注重的一篇。这是因为,“沛然如肺腑中流出”的这篇作品,全面集中地反映了陶渊明的思想。而在欣赏陶渊明优美文辞的同时,读者也会对陶渊明的人生哲学作客观、全面的观照。这篇“因事顺心”而创作的作品,完全可以看作是陶渊明自己对人生观、价值观、审美观的一种诗意自白。

第二节 委运任化的生死观

死生之问题,在道家中以庄子之论述最为精僻,《大宗师》云:“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①《至乐》篇亦云:“生者假借也,假之而生,生者尘垢也,死生为画夜,且吾与子观化,而化及我,我又何恶焉。”故知庄子认为生原为寄,死乃是归。陶渊明继承此一思想,是以《自祭文》云:“陶子将辞逆旅之馆,永归于本宅。”庄子既抱“生寄死归”的思想,故认为有生必有死,有死必有生,方生方死,方死方生,故生不足以喜,死亦不足悲,是以陶渊明诗云:“有生必有死,早终非命促,昨暮同为人,今旦在鬼录。”(《形影神三首之形赠影》)。真有《庄子·大宗师》所谓“古之真人,不知说生,不知恶死,其出不诉,其入不距,悠然而往,悠然而来而已矣。”的飘然气象。

然而,陶渊明终究为诗人而非哲人,且思想又兼受儒家之熏陶,故虽能跳出死生之萦扰,有时不免仍有感情之羁绊,故诗文中,时时可见对生命短暂感到忧虑,如:“万化相寻异,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音容宛在中心焦”(《己酉岁九月九日》)、“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游斜川序》)、“常恐大化尽,气力不及衰”(《还旧

^① 郭庆藩《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06年

居》),些与《神释》之“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的超脱大相径庭,加上道家本有爱生贵身的思想,遂使陶渊明常有及时行乐以忘忧伤之想法,如:“中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游斜川》)、“感彼柏下人,安得不为权,清歌散新声,绿酒开芳颜。未知明日事,余襟以殫。”(《诸人共游周家墓柏下》)。

在东晋污浊的社会中,陶渊由于深受儒家严于律己、克己复礼的熏陶,坚持节操,追求完美的人格,即使是“所原必违”,也决不肯做有违心志的事情,“饥冻虽切”,却也不肯“深愧平生之志”(《归去来兮辞》序)。今读他的《咏贫士》、《和郭主簿》、《饮酒》等诗,便可知他虽孤独,但对于高洁人格是何等重视。

且时代的风气及受家庭父母两系所形成的道家思想的影响,使他一生任真而热爱自然的人生情趣。“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田园赋》之一),正是他心灵深处日夜的梦想。他所爱的自然是支配他一生归田弃官的内在驱力。所以陶渊明自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表现十足的老庄自然主义之人生观。

陶渊明也是位极端的现实主义者,《杂诗》之一云:“得欢当作乐,斗酒聚比邻。盛年不重来,一日虽再晨,及时当勉励,岁月不待人。”这种极端的现实主义行乐的态度,乃是诗人澈悟人生短促白驹过隙所显现出的人生观。《饮酒》之三云:“一生复能几,倏如流电惊。鼎鼎百年内,持此欲何成!”同时也产生虚幻空无的感觉。

而田园的劳动则使得陶渊明获得精神的愉悦,从而产生乐观积极的人生理念。《庚戌岁九月中於西田获早稻》云:“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何以求其安?……田家岂不苦。弗获辞此难。四体诚乃疲。庶无异患干。……但愿长如此。躬耕非所叹。”

《移居》之二亦云:“衣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

死生问题本就为庄子中心思想，庄子认为生与寄，死与归，有生则必有死，此为大道流行的自然法则，万物均无法摆脱此法则，是以生不足吉，死亦不足悲，任天安命，顺其自然，此则陶渊明所悟“甚念伤吾生，正宜委运去”（《神释》）之理。

庄子视死生犹如往来，均造化所成，欲生则飘然而至，将死则翕然而归，来去之时，亦安亦顺，无哀无乐，死之于生犹生之于死，浑然大道之变化也。而陶渊明深受此影响，将生死之超脱表现于《形影神》三首诗中，将此三首所获知理论，以为安身立命，一切人生观亦由此展开。

其实形影之苦，有史以来文人皆深深感受到了，古诗十九首中就已强烈反应出此种人生态度：“生年不满百，常怀千岁忧，昼短苦夜长，何不秉烛游？为乐当及时，何能等来兹？”此种人生观接近于形；另一种则认为人必将生，则必求生活过得有意义，力图立名：“盛衰各有时，立身苦不早，人生非金石，岂能长寿考？奄忽随物化，荣名以为宝。”而陶渊明累积前代智慧，加以自我体会，悟知形影二者之为均无法路脱死生之困惑，《神释》因而是另一种生死观。

陶渊明在《神释》一诗中，对于颓废行乐与立善求名均予以否定。不如听任自然之变化，委运而任真，故《神释》乃言“正宜委运去”。这种任自然之化，显而易见与庄子思想不谋而合，《齐物论》云：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

《大宗师》云：

若人之形者，万化而未始有极也。

于是陶渊明提出自己对于生死的看法，《神释》云：“纵浪大化

中，不喜亦不惧，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陶渊明此种见解，正是庄子“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之意。

《神释》之结论言“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可见陶渊明已达“心不紧物”之境界，故心无所止，而能游于万物之终始，尽忘万物，故能“上与造物者游，下与处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庄子·天下》）。

在生死与忧患的世事矛盾面前，陶渊明是如何取得思想上的协调统一的呢？“饮酒”与“躬耕”是也。然则饮酒所获得的精神自由毕竟是短暂的，人生所希望的是永远带有美感的超生死的困惑，此决非饮酒所能达到的，陶渊明深悟此点，故选择一生中最重大的决定，归隐躬耕。在全心投入田园中，陶渊明的生活是常与农民“披草共来往，日入相与归”（《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陶渊明全心全意沉浸田园的生活乐趣之中，“晨星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充满了诗情画意，农村生活使他更接近大自然，体会大自然任真自得之理，所谓“衣沾不足惜，但使愿无违”（《归田园居》之三），透露向往自由生命的真情，躬耕令陶渊明得到了身心的舒畅，使他如倦飞的鸟儿，终于展翅于大自然之中，得到前所未有的自适与安宁，在农村中陶渊明生命与大自然浑然同流。人生一世心为形役，无异于死的思想深深触发了陶淡季明心灵深处的智慧。任性而来，顺性而去，悦生而不恶死，随大道大变化了此终生。

总之，陶渊明对于生死问题，出现“理性上和感情上两种观念”^①。在理性中，他以道家思想，特别是庄子，为安时处顺，委运任化，故自无喜忧；然而在情感上却难脱生死哀伤囿，唯有行乐、饮酒与躬耕，庶几可以暂忘也。但陶渊明毕竟不止于暂忘，“有生必有死，

^① 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早终非命促”（《挽歌诗》之一）、“天地赋命，生必有死。自古贤圣，谁能独免”（《与子俨等疏》）、“余今斯化，可以无恨”（《自祭文》），庄子理性的超脱终使陶渊明得以摆脱感情上的羁绊，领悟“过来，夫子时也；过去，夫子顺也”（《养生主》）的真意，进而达到“天地与我并生”（《齐物论》）的境界。

第三节 豁达的人生观

由于陶渊明承受各家哲学思想的熏陶，产生了不同面貌的人生观。作者认为，这是在良好的儒家思想背景之下，受儒学的熏陶与影响，养成了他奋发进取、求志善身、严正执著、笃实践履四种人生观。

陶渊明的人生观虽融入了儒、道、佛三家的哲学思想，然而陶渊明是相互涵摄，融合于一身，而开成了自我独特的人生观。儒、道、佛三家人生观相互涵摄的结果，是陶渊明领悟到了“出世”，也认识到了“入世”，既参透“生”之意义，也破除了“死”的疑惑，所以对于无所逃的现实生活取了“委运任化”，超越现实的是非之外，而以达观的态度处之泰然，这是“以幻为真”。同时他也不否定现实生活，肯定人生，所以在如梦幻的生命中，欣然领悟摄取刹那间的快乐。

而“达观”与“快乐”的基础是建立在“委运任化”之上，委运任化是陶渊明历经了无数的生活考验，在人生实践上的具体化，而且，也是他中年以后赖以安身立命的哲理基础，而这种思想的种子在早年也隐约可见：“聊且凭化生，终返班生庐”（《始作镇军参军经曲阿》）。而后身入官场，更视功名富贵如身外之物，“穷通靡攸虑，憔悴由化迁”（《岁暮和张常待》）穷通憔悴，皆不挂怀，一切听任自然。

纵观陶渊明的道家思想之人生观，实承续其自然的天道思想发展而成，他的人生观是知天命的人生观，而非完全的宿命论者。

陶渊明在自然主义风行的时代里，既有其自然之质性，更有师法自然的妙悟，使他的人生观以归返自然，从而在大自然中酣饮自然，领略自然的美，即是他的快乐，此非乐于富贵，而是乐于自然，乐于天命。《饮酒》之一云：

衰荣无定在，彼此共更之，邵生瓜田中，宁似东陵时，寒暑有代谢，人道每如兹。达人解其会，逝将不复疑，忽与一樽酒，日夕欢相持。

此乃陶渊明人世之现象，均大化之流行，故人道之变化尤如寒者之代谢；衰荣无定，彼此更迭，亦为天道之运行，纯自然所致，无所疑惑。于是陶渊明肯定的说出“穷达不可妄求。”（《与子俨等疏》）。

由于陶渊明能将生死视作庄子所言如四时寒暑之代谢，始卒若环，能不为生死所困，故知生之一切皆为大道“化”的流行，于是能知天命，知天命不可违，故能将庄子“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惟有德者能之”（《德充符》）的思想发挥到极致。所以在“形影神”三首中提出寿夭、立善等均不实际，而应像庄子一样“安之若命”；“纵浪大化中，不喜亦不惧”（《神释》）正是他对“安命”思想所提出的最明白宣示。

第四节 避世保生的隐逸思想

陶渊明的避世保生思想是什么？陶渊明生逢东晋衰乱之时，长期的兵连祸结，朝政的腐败糜烂，使民不聊生；兼又重赋酷役，官吏肆其侵削，其苦更重于杀戮。陶渊明又历经晋、宋易代，已深受儒学陶冶之深，必有一番亡国之愤恨与哀伤。而此等刺激足以激发

陶渊明深思处世之道。王安石《桃源行》有云：“重华一去宁复行？天下纷纷经几秦？”^①王安石之意，以为重华以后，三代以降，虐政与暴君，所在多矣，何独秦王朝？此可谓深中陶渊明《桃花源》理想之旨。

中国的士人阶层在历代的政权结构中，皆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并发挥着不容忽视的影响力。因此，历代的统治者对他们既敬重，又畏惧；既要加以笼络，又要予以打击；既要任用他们，又得时时提防他们。因此，在统治者与士人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关系。而士人的命运，就随着时代的盛衰与掌政者的贤明与否，在幸运与悲惨之间摆荡着。

但士人的命运，也并非如此无奈，只能任人摆布，孔子在《论语·卫灵公》即说：“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②直言出处有据，是君子的必要条件。像史鱼将死犹欲以尸谏，则过于耿直，反而未尽君子之道。《孟子·尽心上》亦言：“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③还是在叮咛读书人，在政治情况不允许时，万万不可同流合污，但也毋须执着于力挽狂澜。在儒家的思想中，隐逸成了一种身处乱世时的权宜之计。

陶渊明自少年起，思想即奠基于儒家，加上崇慕其曾祖陶侃的功业，所以即使自知“质性自然”（《归去来兮辞并序》），恐怕不适合官场的生态，但眼见东晋朝政衰败，他依然踏入官场，期许自己有所作为。但是，陶渊明此经世济民的大志，终究是落空了。当中的原因之一，固然是由于渊明并非是具雄才大略、气魄磅礴之英雄

① 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中华书局，1962年。

②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③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1983年。

典型人物，而是具诗人气习，半为书生，半为农民之人物，能力不足以成大事，二来实由于其率真之本性，与当时的虚假风气格格不入。

晋时从北方逃往江南的司马氏、王氏、谢氏及原来南方的朱氏、张氏、顾氏、陆氏等均为大姓，他们都身居高位，掌握着朝野大权，却无意于民生之事。同时，担心大权旁落的他们，更是不肯提拔人才。因此政权争夺、生产停滞、崇尚门第、风行玄谈、沽名钓誉等歪风，笼罩着整个东晋政坛，更是令他痛呼：

嗟乎！雷同毁异，物恶其上。妙算者谓迷，直道者云妄。坦至公而无猜，卒蒙耻以受谤。虽怀琼而握兰，徒芳絮而谁亮？哀哉！士之不遇，已不在炎帝帝魁之世。（《感士不遇赋》）

面对时代的沉沦，陶渊明感叹官场已无正洁之士的容身之地，所以，他毅然“拥孤襟以毕岁，谢良价于朝市”（《感士不遇赋并序》），再也不愿让自己率真的灵魂，沾染任何大伪之风气。

陶渊明的一生经历了潜世、入世、用世、愤世、抗世，这样几个思想和行动的阶段。幼年的他，在家乡山水的陪伴与涵养中，与父母的指导下，读着儒家的典籍。虽然他喜欢家乡山水的自然静谧，但他抱持着“少时壮且厉，抚剑独行游。谁言行远近？张掖至幽州”（《拟古》其八）的豪情壮志，知道有一天他终究会与其它读书人一样，走进官场，以期实现经世济民的愿望。但空凭一股“猛志逸四海，骞翮思远翥”（《杂诗》其五）的豪气，是不足以让渊明追上曾祖陶侃的脚步，在混浊的东晋末年，发挥扶倾济危的才能。相反地，位卑言轻的渊明，处在晋宋变易、充满篡乱的时代，“是和孔融于汉末与嵇康于魏末略同”^①的处境。不仅如此，他们同样都有救世的热

① 鲁迅，《而已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

忧，也同样都遭受理想落空的悲哀。但是身份低微的陶渊明比他们幸运，不受重视的陶渊明可以不必继续留在政治的暴风圈中，而选择归隐于田园，开启另一段美好的人生之路。但这份理想并未随着陶渊明的归隐田园，而就此烟消云散，他在《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志中》云：“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僂俛六九年。”关于这首写于渊明五十四岁时。

陶渊明曾自云：“少年罕人事，游好在六经。”（《饮酒诗》其十六）可知陶渊明的思想，自幼即奠基于儒家典籍。再者，受其曾祖父陶侃功业的激励，因此儒家中“学而优则仕”、“立德、立功、立言”等思想，已内化于渊明的人生理想中。尽管他自认为“少无适俗韵，性本爱丘山”（《归园田居》其一）、“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归去来兮辞》），但是眼见东晋政权腐朽不堪，百姓的生活水深火热，以仁爱为怀的他，是无论如何都无法视若无睹的。在一股大济苍生之使命感的驱使下，踏入官场的渊明，碍于出身的门第不高，屡次担任的都只是位卑言轻、无足轻重的小官。这些为官时的行役之苦不说，眼见当时“仕进者以苟得为贵而鄙居正，当官者以望空为高而笑勤恪”，使陶渊明认清官场的腐朽与险恶，体悟理想的注定落空，才是他痛心疾首之所在。不愿同流合污的陶渊明，为了保持人格的高洁，归隐田园成了他最佳的选择。

总体而言，陶渊明的僻世保生的思想是迫不得以的无奈之举，陶渊明创作《桃花源记》，除东晋之亡国，晋恭帝之惨死，予以重大刺激促其对历代政治与朝代之更迭作一深入探索，从而大澈大悟，激发他不满现实社会，哀怜民生疾苦的思想，进而在不断追寻理想大展宏图中而不断失望，《庄子》给陶渊明思想的本源，老子给予陶渊明“小国寡民”的构想，于是陶渊明在时下的社会环境中，只有

寄寓其理想于《桃花源》中。为保持自己清、高、淡的品性，从而产生了僻世保生的思想。

第五节 传统的养生思想

道家的经济思想，是以维持人民足以维生的最低限度为原则，此乃因道家讲求清静无为，淡泊寡欲，故其思想主张无欲。陶渊明深受此影响，故诗文有言“耕织称其用，过此奚所须”（《和刘柴桑》）、“饮河既足，自外皆休”（《扇上画赞》）、“菽麦实所羨，孰敢慕甘肥”（《有会而作》）、“营已良有极，过足非所欤”（《和郭主簿》之一），陶渊明亦与老庄之思想相同，惟求衣食之温饱，不求欲望太大。

值得注意的是，由于庄园经济的自足，不仅使魏晋人的审美能力，有了空前的提升，同时也改变了传统隐士离群索居的型态与心态。“中国魏晋以后的隐士，大多数不像早期的『岩居穴处』，或巢居与木，或因饥饿死于首阳。而大多数是有了较好的物质条件才能有资格去成为隐士。苏轼一生最为钦羨归隐，因此，也多次去相田买田，为隐居作准备。其它像王维的隐逸终南，王安石的隐居半山，也多是如此”^①。而带动后世隐者追随此一风潮的人，正是在田园中隐出种种美感的陶渊明。所以，当渊明毅然决定隐居的时候，这个切身的经济问题，应该是他审慎考虑过的。因为，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无以满足，就难有更高层次的审美体验与精神追求。更何况，渊明家中人口众多，他当不至于无视家人三餐不继而辞官归隐，显见当时他应有相当的经济基础。从他的诗中可知，在辞官之初，家中尚有“方宅十余亩，草屋八九间”（《归园田居》其一），显见比起一般百姓，陶渊明的家境算是不错的。陶侃给子孙们创下的那个家业，使他的后代有一个较佳的物质环境，也使陶渊明可以毅然归隐，并

^① 张杰，《谈陶渊明后期隐逸生活的另一面》，九江学院学报，2007年第4期。

且在农忙之余尚可读书、写作。因此，陶渊明归隐前期，经济情况应该处于小康水平。后期困窘是因为归隐久了，经济财力消耗所致。

陶渊明虽重精神生活而忽略物质之困窘，并非是故意使自己陷于贫困，相反的，陶渊明主张付出一己之劳力，以换取生活之所需：“人生归有道，衣食固其端，孰是都不营，而以求自安”（《庚戌岁九月于西田获早稻》），《移居》之二亦云：“农食当须纪，力耕不吾欺。”陶渊明虽然轻视物质的享受，却主张人生之道须以衣食之满足为先，若自己下营而食，何以自安？故清人沈德潜云：

自勉勉人，每在耕稼，陶渊明异于晋人如此。（《古诗源》卷九）^①

由于陶渊明有此认识，是以极力劝农：“悠悠上古，厥初生民。傲然自足，抱朴含真。智巧既萌，资待靡因。谁其赡之，实赖哲人。”（一章）。“哲人伊何？时维后稷。赡之伊何？实曰播殖。舜既躬耕，禹亦稼穡。远若周典，八政始食。”（二章）。以正面、反面殷勤反复劝人必须努力耕稼，陶渊明用心，可谓良苦！

《让王》云：

冬日衣皮毛，夏日衣葛絺；春耕种，形足以劳动；秋收敛，身足以休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逍遥于宇宙之间而心意自得，吾何以天下为哉！

此种自耕自食，自给自足，故可逍遥于天地之间，悠游自得，则可不受仕宦之羁绊，如此则达道家清静纯朴之境，故庄子主张务农，实启发陶少明勇于弃官归田：“宁固穷以济意，不委曲而累己，既轩冕之非荣，岂缁袍之为耻”（《感士不遇赋》）、《归去来辞》序亦言：“饥冻虽切，违己交病”。陶渊明认为务农足以自食维生，所以在“委曲累己”、“违己”之痛苦下，毅然辞官归田，“这正包含着—

^① 沈德潜《古诗源》，卷九，中华书局，2006年。

个从轩冕到缊袍的物质生活的超脱，而归结到“固穷济意”的过程。陶渊明追求精神自由的解放终于战胜了对现实衣食的执著，所以在他对现实衣食执著感到层层痛苦，也伴随着层层地超脱里，终于肯定到不为五装潢米折腰的真实。

由此可知，陶渊明的养生观，一共有三点：其一为供求只需维持最低限度的“足”即可，其二为主张劳动。其三为提倡务农。

第四章 陶渊明生命哲学的特点与启示

第一节 陶渊明生命哲学的特点

陶渊明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一个充满变动的时代，也是思想多元化的时代，处于其中，无法避免地必也时常身陷矛盾挣扎。而魏晋玄学兴盛，道家思想笼罩着整个文人阶层，形成普遍的价值取向，人们试图超越生命的矛盾，淡释生命情绪，因而隐逸成风。在遭遇生命矛盾时，人们也往往向玄学追寻答案，到玄学之中求得解脱。从大处看，陶渊明的思想路径，也是那一个时代的文人的思想路径，他与魏晋玄学思潮中的超越生命矛盾、阐释生命情绪的趋向是一致的。解决的方式在内容和形式上都表现出与时代的趋同，可视为对时代的继承；但在趋同之外，又可发现其中的创造，它远远超越了时代的范围，因此，钱志熙先生认为陶渊明不是在玄学的起点上开始生命思考，而是在思考现实的生命矛盾时吸取了玄学的一些思想。除此之外，陶渊明的儒、道思想亦分别自曾祖父陶侃和外祖父孟嘉二人身上而有所继承。

一、吸取经验超越前人

若进一步研究魏晋南北朝思想本身的特点和规律，便会发现它的普遍主题，就是个人与社会的矛盾，理想与现实的矛盾。这些文人都怀着某种政治理想，也具有一定的智慧才能，但在当权的世族和门阀制度的压抑下，感到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于是用文学作品来抨击现实的黑暗，揭发礼教的虚伪。他们或放浪形骸，或隐逸田园，常常对统治者采取对抗的或不合作的态度，他们往往从古代的贤士和抽象的道德中寻找支持，向虚幻的仙界寄托灵魂。他们的不

满和抗议，基本上是从个人的不幸出发的，他们最大的希望不过是改良吏治，选贤授能。陶渊明虽然也面对相同的问题，他的言行也不拘泥于形式，但因严守节制和适度，不烦人不扰人，重在内心感悟。这不仅与魏晋风流不同，而且是一种超越，因为魏晋这些士人没有真正超然于物外，生命的苦恼是一张无形之网，紧紧羁绊着他们。而陶渊明从中汲取了教训，又能舍弃名利，走进田园，像普通农夫一样劳作、生活，用委任化运的态度对待一切，感悟并实现了物我一体、心与道冥的人生境界，在田园生活和田园文学创作中照样实现了自己的价值。

二、由矛盾走向融合

历来研究陶渊明哲学思想的，说他不外乎：内儒外道，亦受佛家影响；以儒家为中心，吸收佛道部份思想；兼有儒道佛三家之长而去其流弊。他是接受了儒家持己严正和忧勤自任的精神，追慕老庄清静自然的境界（却不走入颓唐玄虚），也染了点佛家底空观、慈爱与同。同时陶渊明是一个很重实际的人，他的思想融汇了儒、道二家的思想，加上个人的生活经验，因此具有独特的视点方式和结论，同时他又把思考的结论付诸实践身体力行。从陶侃那里，儒家积极进取的入世精神激励着陶渊明；从孟嘉那里，老庄所高标的自然神韵及出世精神也同样令陶渊明倾心。家庭的教育与社会士风的影响，使他树立了冥合儒、道执着入世与隐逸出世相交融的性格。陶渊明在儒、道两家思想的影响下，时而出仕，时而归隐，一直处于矛盾、犹豫之中，但他最终以其冲远高洁之志，把儒、道两家的隐逸精神融合起来，真正地做到了隐居并坚持躬耕。从儒家的大济苍生到独善其身以至到道家的委运乘化，超脱现实，这些都说明陶渊明并不是个内心真正超脱的人。

第二节 陶渊明生命哲学的启示

现实生活中的陶渊明并不是一个泯灭了七情六欲的人，他对于世事、人生、生命都有相当的执着；他的心并不是一眼干涸的深井，失望、苦闷、不平……都会使他的心潮起伏。因此，我们不能不强调的是：尽管陶渊明“并非浑身是『静穆』”，尽管一再有人说他“豪放”、“不平淡”，但是陶渊明的性格中给人印象最深刻的，仍然是那份少有的洒脱、平淡、从容。世间的执着、牵挂、羁绊也不能困住他的精神，他总是很快就从失望、苦恼、愤懑中超脱出来，心境重新归于宁静。他自由适意，有追求但不刻意，执着又能舍弃；他有度的处世，节制的饮酒，特别是他独一份的乡村生活和田园劳作，使陶渊明在乱世中保持着一份独特的清醒而理性的生活，虽然也有内心的痛苦和冲突却没有陷入彷徨，更没有走向狂放不羁。在他曲折的人生经历之中，他不仅化解了魏晋知识分子的苦闷，而且让自己的人生体验形成了独特的精神，与现实和谐统一的田园生活与田园诗并传之悠远，实践了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为后世的知识者开创了另一条人生道路，另一种选择和另一类人生意义。

陶渊明在实现个体精神自由这条路上，他探寻成功了。他的成功体现在文学、玄学人生上。就玄学而言，他的思考解决了困扰魏晋士人数百年的精神困惑；就人生而言，他开创了知识分子新的人生理想、生存模式。从正始、竹林至东晋，众多的士人都努力追寻实现自身价值的最佳途径，只有陶渊明走完了全程。他是南山的主人，不需要像邺下或金谷文人那样依附于权贵，也无须像竹林或兰亭文人那样耽溺于某种玄学思想。他是独立的自由的个体，他身后有自然温馨的拥抱，他的追求是自由和谐人生的象征。

陶渊明从小就是博学能文的好手，对知识的追求，一向是认真

的。少年时期，是“猛志逸四海”，对国家社会胸怀大志。生于华夏混战的年代，深受国家战乱的刺激和痛苦，他从小就立下“澄清中原”的大志。但身处乱世，有志愿没有机会施展，陶渊明只做过几个小官，而且时间都不长。最为人所知的是担任彭泽令。在这期间，督邮到当地视察，属下请陶渊明戴冠束带前往城外迎接，陶渊明很不乐意，尤其那督邮是把自己的妹妹嫁给郡守做小妾而得了这官职，行为令人不齿，陶渊明视之为小人。陶渊明慨叹：“无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后来，灵魂不卖的陶渊明挂冠解印而归回田园，写了《归去来辞》一文以见其志。“质性自然，非矫厉所得，饥冻虽切，违己交病，尝从人事，皆口腹自役，于是怅然慷慨，深叹平生之志，犹望一稔，当敛裳宵逝。”陶渊明为官的结果，获得的是苦痛与烦恼，因他“质性自然”，人事的束缚当然不适合他。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对率性真淳的陶渊明真是痛苦无比。在“饥冻”和“违己”的矛盾下，他做了不容易的抉择。辞去官职，意味著妻儿将和他一起挨饿受冻，意味著没钱买他最爱的酒；但是继续留任，便是违背自己的真性情，出卖自己的灵魂。为了“钱”而如此，在陶渊明看来，真是大大不值得。与其在浑浊的溪流中随之浮沈，心中时时呜咽悲鸣，不如跳出这浑水，给自己的灵魂自由。他因为透彻了解自己，才能毅然决然舍弃安适的生活及世俗的虚名。对陶渊明而言，“违己”甚于“饥冻”。于是，陶渊明选择隐居务农，回到山林的怀抱，唯有回归田园，才能活得像自己。

然而，辞官归隐后，生活并不顺利。不谙农事的陶渊明种田常是“草盛豆苗稀”，这使得他不得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但辛苦的生活并没有改变陶渊明的初衷，他说：“衣沾不足惜，但

使愿无违。”当时挂冠拂袖而去，固然是快人快事，但现实的生活才足以考验一个人的勇气与心志。陶渊明深深了解精神的自由远胜于物质环境的安适，因此，无论生活多么艰苦，他都会坚持下去，只求“愿无违”。

虽然陶渊明最后仍死在他所厌恶的时代中，以他小小的力量，是不足以扭转时代的巨流，但至少，他对得起自己的生命自己的灵魂，死在山林的怀抱中，拥抱所爱的自然，这样，也是死而无憾了。

我很佩服陶渊明的勇气。若非真正了解自己，若非热切地想寻求生命的价值与自由，我们很难在“饥冻”和“违己”间做一抉择。

陶渊明对后代的影响主要是积极的。他蔑视富贵，不与统治者同流合污的高尚品德，给后代有进步理想的才志之士作出了榜样。他们在反抗权贵和腐朽政治的斗争中从陶诗中汲取了力量。另一方面，陶渊明乐天知命、安分守己的思想和逃避现实斗争的态度，也给后代诗人以消极的思想。

面对人生旅途中的坎坎坷坷及由此引起的忧愁和苦恼，甚至于消颓沉沦，陶渊明对待逆境的生活态度，对我们不也是一种有益的启示？以宽容博大的胸怀去面对生活，以淡泊宁静的心态去面对名利。人生在世，如何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变动，既执着于自己的人生理想，又能以博大的胸怀面对追求中的挫折，体现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价值呢？梁启超先生说的好：“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是立身第一要诀。”“生当乱世，要吃得苦，才能站得住，一个人在物质上的享用，只要能维持着生命便够了。至于快乐与否，全不是物质上可以支配。能在困苦中求得快活，才真是会打算盘哩。”（《际遇—梁启超家书》）因此可以说，陶渊明用自己的一生，对这个问题做出了富于启发意义的探索，即人要拥有

自己的理想，广博地阅读以修养身心，这样当面临人生的矛盾、冲突时，便能有坚持到底的动力，但又可在得知现实之无可奈何后，仍不忘顺其自然，不执着于名利富贵，潇洒地过着心灵自由满足的生活，这对于后来者而言，无疑是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结 语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相当显著的社会精神的发端，也经由崩溃走向重新建立的转折时期，而居处于这一时期的思想家们，他们的生活风貌、行为举止，明显的展现出与其它时代思想家全然不同的特征。而本文论述中，陶渊明的言行举止有超群出众之处，又同时从外在而内，更强调内在气质与外在表露，展现个体自觉追求自在逍遥的精神境界。而这一境界，是魏晋时期最高极致的表现。

由于魏晋文人学士因个体的强烈自觉与崇真的表现，而在这个轴心点延伸之下，即产生了多样风情与姿态，各有各的特色，于是魏晋名士们谈吐新异、性格通脱、行为超常、蔑视礼教、思想解放；他们饮酒长啸、弹琴咏诗、手持尘尾、口吐亦言、服药行散；他们宽衣缓带、裸袒箕踞、涂粉饰貌、举止乖张；他们移情山水、栖心玄远、潇洒人生，展现多样化的精神风貌。

魏晋名士们随着时代背景的不同而改变，因此每个阶段便有每个阶段的风格与表征，于是，苦闷的阮籍、悲剧的嵇康，以及嗜利如命、放荡纵酒、奢华无度的中朝名士，和儒玄双修，追求优雅从容、自由和谐精神的东晋名士。然而，魏晋名士一直处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寻求痛苦的消释与超脱，为己寻觅一身心安顿之处，过着自在逍遥的生活，但是，终究达不到也始终跳脱不出矛盾对立之局势。因此，无法那么地自然与真实去表露，主要是因为魏晋名士太于执着生命、情感与世俗荣禄、名利，直至陶渊明的出现才豁然显露自然与真实。陶渊明成长的背景在魏晋时期，自然深受当代社会人文风气所影响，使得自身个体意识强烈，以贵真自然为

其主要人生观点，于是，了解自己的本性，认识自我，最后做了个回归田园的决定，也意识到对自身的亲友及国家百姓、自然美景向往与关爱，更意识到将自身的真情流露诉诸于文字，利用文学创作，间接表达并阐述自己的纯真、自然、情深、淳朴与理想人格及哲学思想。

陶渊明因个人的家庭教育及当代魏晋时期的学术思想和自身困顿处境的多重因素，产生陶渊明的自我人格与迥然不同的人生态度及独特发展，也因此在思想上，以儒释道三家思想的融合，化解人自身的困境及焦虑，才能闲适于动荡的时局，与自身的憧憬、理想，无法进入现实环境中。

在个性上除了有闲静平和的一面之外，还有放浪形骸的狂放，也因陶渊明的自然本质，及本真的崇尚，显现出无拘无束、适性纵意的生命情态，因此，与魏晋名士不拘礼节的精神层次达成默契。但是，他又接受儒定礼法的熏陶，即使言行举止如何放达，却仍坚守保有内在的价值尺度，所以，其豪情有一定收敛，呈现了外在闲静，内在豪情的特有性格，进而豁达和平、不狂放的独特性。

在精神中，陶渊明向往过着自由逍遥，平淡超逸的生活，并从中修养自己的品格，培养性灵至美的高雅情怀，他所建构的理想生活，并不是虚无缥缈的神仙世界，而是在田园生活，在这里种豆南山、采菊东篱、高卧北窗、纵怀饮酒，并与山泉为友，以孤松为伴。在与自然的悠然对望中，冥冥之间达成心灵的默契，选择了与自然最贴近的生活方式，从事儒者所不愿从事的农稼生活，也因此，从劳动的经验中体悟着生命的真谛，在衡茅下、菊丛间，颐养着恬淡平静的心境。值得一提的是，陶渊明回归田园之后，仍旧关心世事，因此，他以玄远之心置于田园之境，心虽超尘，欲不弃世，是超逸

中不失实际的独特表现。

在情感上，不论对于亲人或是朋友，陶渊明却是一致的情深与情真，绝没有矫揉造作之态，且能以闲适之情来看待人世间，如此闲逸脱俗的风韵神采，这种深情而闲情的格调，也正是陶渊明独到之处。

最后，在生死问题上，亦有其高蹈独善之处，他深知人一出生，最后一定要面对死亡，因此，生死是一种自然化迁的现象，也因如此，应不必汲汲于惜生，应与世无争。于是，陶渊明在临终前面临了死亡，也都能表现出超越世俗的个性魅力。

陶渊明一生的行迹，可以发现儒释道三家对其人格定位的三重影响。其理想的人格是冥合儒佛道，融道家之忘怀得失于儒家进得修业中，又受佛家思想的熏陶，于是，建构出刚直率真，执着淡化的哲学思想，从儒家济世的理想失落后，成为老庄思想的实践者。隐居后，又无法达到庄子式的逍遥，进而又将儒家治国平天下的心志，转化为独善其身的品格。

因此，他汲取了儒释道三家的精华，经过不断地淬取、提炼至升华，进而提高了心灵层次，以因应时变，才能真正消融内心的冲突与矛盾。于是，沉湎于一己性情的陶渊明，才能从心造的理想世界中，独自品味人生，自由挥洒本性，达到心灵的慰藉，散发人品之美，如此，外露的精神美才显得真实、自然与超逸，并使其魅力无限。所以，陶渊明的哲学思想，是魏晋时期及流传后世的真正体现。

参考文献

一、参考书目

- [1]陶渊明著，逯钦立校注，《陶渊明集》，上海，中华书局，1979年5月
- [2]陶渊明著，龚斌校注《陶渊明集校笺》，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12月
- [3]清，阮元编《十三经注疏·周易注疏》
- [4]王安石《临川先生文集》，上海，中华书局，1962年。
- [5]沈德潜《古诗源》，卷九，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
- [6]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10月
- [7]郭庆藩《庄子集释》，上海，中华书局，2006年
- [8]沈约《宋书·隐逸传》，上海，中华书局，1983年4月。
- [9]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学论文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12月。
- [10]鲁迅《鲁迅文集》第六册，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 [11]苏辙《苏辙集》第三册，上海，中华书局，1990年。
- [12]鲁迅《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黑龙江，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5年6月。
- [13]汤一介《郭象与魏晋玄学》，湖北，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
- [14]李文初《陶渊明论略》，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6年
- [15]钱穆《庄子纂笺》，上海，三联书店，2010年4月
- [16]房玄龄《晋书·范宁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
- [17]房玄龄《晋书·桓玄传》，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年1月
- [18]李锦全《陶潜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
- [19]王瑶，《陶渊明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3年
- [20]皮元珍，《玄学与魏晋文学》，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

二、学位论文

- [1] 雷琼, 华中师范大学, 《从哲学阐释学视角比较陶渊明诗歌两个英译本》, 2008年
- [2] 王永霞, 兰州大学, 《在自然的沉思中相遇—陶渊明与梭罗的自然观比较论》, 2007年
- [3] 王萍, 天津师范大学, 《从中国传统哲学的角度比较陶渊明与梭罗》, 2005年
- [4] 陈慧, 华中师范大学, 《同是田园中的哲人》, 2006年
- [5] 金龙, 江西师范大学, 《陶渊明诗文的生命体验》, 2004年
- [6] 郭君伟, 河北大学, 《陶渊明文学作品研究》, 2005年
- [7] 李雅玲, 华中科技大学, 《仕隐·生死: 陶渊明的心结》, 2005年
- [8] 曹慧琳, 扬州大学, 《陶渊明隐逸研究》, 2006年
- [9] 王灵均, 安徽大学, 《儒释道文化光环之下的隐逸诗人》, 2007年

三、期刊论文

- [1] 韩国良, 南阳师范学院, 吉首大学学报《从儒道异同看陶渊明的思想属性》, 2011年
- [2] 刘兰, 兰州交通大学, 科学咨询《陶渊明的自然观和梭罗的自然观》, 2010年
- [3] 江云岷, 云南民族大学, 云南社会科学《性分·生死·穷达——论陶渊明与郭象的思想差异》, 2009年
- [4] 陈世武, 安徽师范大学, 安徽文学《儒教中的异教徒——谈陶渊明思想的叛逆性》, 2009年
- [5] 吴国富, 九江学院学报编辑部, 九江学院学报《陶渊明与天人相适的心灵和乐》, 2006年
- [6] 景蜀慧, 中山大学, 中山大学学报《陶渊明的“新自然观”刍论》, 2002年
- [7] 刘宽文, 咸阳师范学院, 西藏民族学院学报《魏晋玄学对陶渊明的影响》, 2002年

附录: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的学术论文

[1]王浦衡.陶渊明饮酒诗文的思想背景[J].文艺生活.2012(1).

致 谢

回首这三年来，一边工作一边念书，其中之辛苦不足以为外人道，但从中所获得的充实感和成就感，却也让我不后悔继续进修读研，再次重拾书本当个学生。想当初在亲人的鼓励下，抱着姑且一试的心态考湖南师大，第一年遭受的挫折，让我有打退堂鼓的想法，不过在众人的鼓励下，让我得以坚持下去，并在接下来的学期里获得教授们的帮助和支持，更加深我想完成论文的决心。

在论文撰写的过程中，最感谢我的指导老师张怀承教授，承蒙恩师的指导，让我的论文架构、资料搜集、内容文法与字词等，得以更加完善。并在我遭遇瓶颈或压力太大时，给予适时的开导和安抚，所以我的论文能顺利完成，老师功不可没，心中对老师的感激是言语也无法表达清楚的。感谢邓铭瑛老师、徐仪明老师、陈仁仁老师、徐孙铭老师，三年的学习中给予详细地指导与建议，并给予无私的关爱，让我奠定了写论文的基础，并培养了对学问抱持着怀疑的精神以及独立思考的方式。

最后，再一次感谢在我读研过程中给予我帮助和鼓励的所有人，让我能在繁忙的工作与课业之间，坚持努力的学习下去。